

棱柱形模式在日语惯用语语义推测中的应用

王艺霖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8;

摘要: 惯用语是一种语义表达丰富、简洁有力、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的语言单元, 在词汇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以日语初学者为调查对象, 以「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日语惯用语为研究对象, 立足认知语言学, 借助棱柱形模式, 初探中国日语初学者推测惯用语语义时的思维拓展路径。

关键词: 日语惯用语; 认知语言学; 棱柱形模式

DOI: 10. 69979/3029-2735. 25. 3. 056

1 研究背景

1.1 隐喻与疑似隐喻

刘正光(2002)指出, 隐喻是基于两个事物或概念的相似性。王文斌和熊学亮(2008)指出, 两个事物相似特征和特性相互突出, 所以能够通过联系在一起。此外, 王忻(2011a)以“过”和“過ぎる”为例, 指出中国日语初学者借助熟识的汉字理解日语动词。将汉字视为起始域, 日语动词视为目标域, 学习者识记日语动词的过程被视为疑似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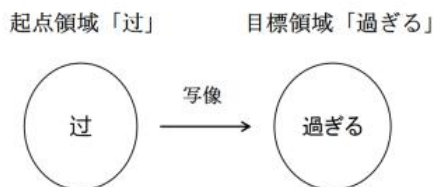


图1 汉字“过”到日语动词“過ぎる”的投射(笔者自拟)

1.2 棱柱形模式的应用

杨波, 张辉(2008)尝试通过“Geeraerts 棱柱形模式”(Prismatic Model)对汉语中的熟语进行语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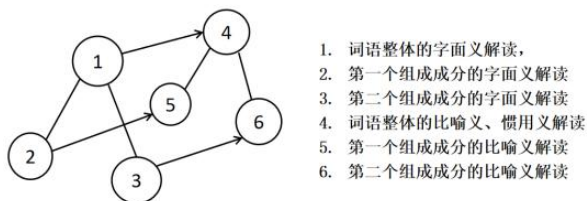


图2 棱柱形模式(参考杨波, 张辉 2008)

棱柱形模式反映了惯用语内部的两个关系——组合关系和集合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惯用语内部各个构成要素与惯用语本身之间的关系, 集合关系指的是惯用语与其各个构成要素的字义与比喻、转喻等扩展语义之

间的扩展与投影关系, 利用该模式可以清晰地展示熟语构成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各要素的语义扩展。语义扩展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提喻, Geeraerts 指出, 隐喻与转喻的三种相互作用: 隐喻与转喻连续发生, 隐喻与转喻并行发生, 隐喻与转喻交替发生。

吴宏(2012)指出, 惯用语的惯用义与其构成要素语义之间的关系并非任意的, 理解惯用语的过程是语义构建的过程。同时, 依据惯用语构成要素语义与惯用义之间的关系, 将日语的身体词汇惯用语分为“组合型惯用语”和“融合型惯用语”。组合型惯用语是从各构成要素扩展语义, 形成惯用语的惯用义。而融合型惯用语则是从整体上理解惯用语, 把握句子整体义后, 再进行语义扩展, 并进一步用棱柱形模式来分析日语身体部位惯用语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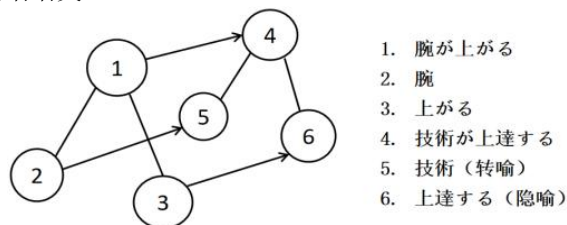


图3「腕が上がる」的棱柱形图(参考吴宏 2012)

吴宏(2012)认为「腕が上がる」的字面义与「技術が上達する」这一惯用语语义之间没有直接的映射关系, 惯用语语义4(技術が上達する)是由2(腕)和3(上がる)的扩展义5(技術)和6(上達する)组合而成, 即2、3与5、6之间是组合关系, 1与4之间是概念体系上的聚合关系, 字面构成要素的语义对推导惯用语义具有直接贡献。

2 调查研究

本调查通过线下调查问卷方式展开, 旨在探讨中国的日语初学者如何推测“目+助词+单纯动词”这一结构的日语惯用语义推测情况。

被试: 母语为汉语的45名日语初学者, 初学者的

学习时间不超过 1 年。

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日语惯用表达中随机抽取 30 个作为样本，样本数据如下图所示：

表 1 「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样本

目を瞑る	目を塞ぐ	目を付ける
目を覆う	目を細める	目を転じる
目を掠める	目を晦た	目を通す
目を剥く	目を逸らす	目を背ける
目を盗む	目を回す	目を掛ける
目が眩む	目が出る	目が冴える
目が覚める	目が光る	目に染みる
目が据わる	目が回る	目に余る
目が肥える	目が利く	目に見える
目が散る	目が届く	目に付く

通过整理初学者的推测结果，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即日语初学者倾向于通过汉语中汉字的字面义来理解日语惯用语语义。分析初学者的推测结果，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结论 1：当“目”和“单纯动词”率先被激活，且与汉语的固定搭配相对应时，初学者会直接将汉语对应的固定搭配作为惯用语的推测义。

结论 2：在“目”和“单纯动词”未被激活，初学者倾向于从“单纯动词”中的汉字匹配汉语中的固定搭配。

3 考察

本文借助 Geeraerts 棱柱形模式，用以说明日语初学者在推导「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时的思维路径扩展机制。本调查的调查样本结构全部为「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与吴宏（2012）研究的人体词汇类惯用语「腕が上がる」的形式结构一致。此外，基于王忻（2011a）提出的「疑似隐喻」概念，可以构建学习者通过汉字记忆对应的日语动词的隐喻作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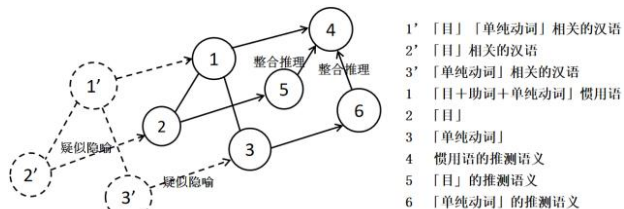


图 4 「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语义推测棱柱形图
(笔者自拟)

如图 4 所示，1' 是与「目」、「单纯动词」相关的汉语汉字，2' 是与「目」相关的汉语汉字，3 是与「单纯动词」相关的汉语汉字，1 为「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2 为「目」，3 为「单纯动词」，4 为惯

用语的推测语义，5 为“目”的推测语义，6 为“单纯动词”的推测语义。与传统棱柱形模式下研究惯用语形成路径不同，本文基于初学者的推测过程特征，假设在 1、2、3 节点功能开始之前，基于“疑似隐喻”概念构建了一个三角框架。该框架内有各自的 1'、2'、3' 节点，分别对应 1、2、3。1' 是初学者在看到惯用语时，激活自身母语背景知识，从惯用语的字面义本能地联想到汉语中的对应的汉字。在 2' 到 2、3' 到 3 的过程中均发生了“疑似隐喻”中的认知投射，即初学者通过汉语中的汉字，理解和掌握日语中的汉字。在 2 到 5、3 到 6 之间，经过转喻等手段构建关系，最终整理构造 5、6 的信息得到推测结果 4。

3.1 结论 1 的考察

结论 1 中，可以得出在初学者推测「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时，「目」、「单纯动词」的突显作用尤为重要。

例如，「目を瞑る」被多数初学者推测为“闭眼”或“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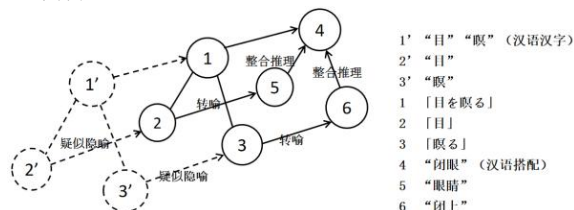


图 5 「目を瞑る」推测义为“闭眼”的棱柱形图（笔者自拟）

如图 4 所示，1' 表示汉字“目”“瞑”，2' 是汉字“目”，3' 是汉字“瞑”，1 是日语惯用语「目を瞑る」，2 是日语汉字「目」，3 是日语单纯动词「瞑る」，从 2' 到 2 的过程和从 3' 到 3 的过程分别发生了疑似隐喻。之后，在转喻的作用下，由 2 推测出 5 的语义。3 到 6 亦时如此。最后，将 5 和 6 的内容整合推理，形成了 4 的“闭眼”这一汉语固定搭配。

此外，当「目を瞑る」被推测为“瞑目”时，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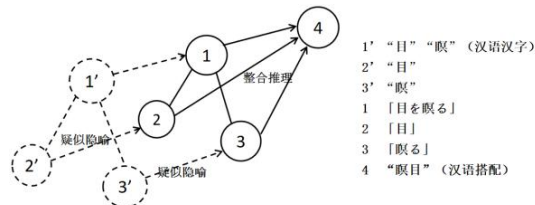


图 6 「目を瞑る」推测义为“瞑目”的棱柱形图（笔者自拟）

同样地，「目が眩む」可能被许多初学者推测为“头晕目眩”，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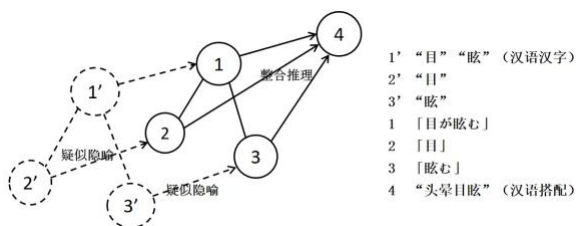


图 7「目が眩む」推测义为“头晕目眩”的棱柱形图 (笔者自拟)

此外,「目に染みる」被多数初学者猜测为“耳濡目染”,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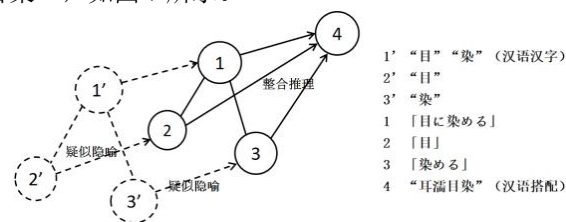


图 8「目に染みる」推测义为“耳濡目染”的棱柱形图 (笔者自拟)

通过观察,前文的三个惯用语「目を瞑る」、「目が眩む」、「目に染みる」的助词分别是「を」、「が」、「に」,作用不同。但是「目」与「单纯动词」率先被激活,并对应到汉语的固定搭配时,初学者会优先选择汉语中对应的固定搭配作为惯用语的推测语义,此时,助词的功能会减弱,进一步验证了结论 1。

3.2 结论 2 的考察

如果“目”和“单纯动词”没有被瞬时激活,即“单纯动词”和“目”难以共现,会出现以下五种情况。

情况 1: 当初学者意识到“目”和“单纯动词”无法组成固定搭配时,他们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单纯动词上,并从单纯动词的汉字联想到其对应的汉语固定搭配。

例如,惯用语「目を晦ます」被一些初学者推测为“晦气”“韬光养晦”“晦暗不明”等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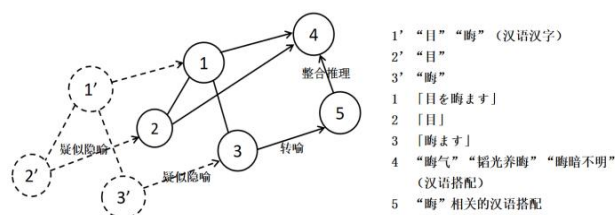


图 9「目を晦ます」推测义为“晦气”“韬光养晦”“晦暗不明”的棱柱形图 (笔者自拟)

如图 9 所示,1' 是汉字“目”“晦”,2' 是汉字“目”,3' 是汉字“晦”,1 是日语惯用语「目を晦ます」,2 是日语汉字「目」,3 是日语动词「晦ます」,2' 到 2 的过程和 3' 到 3 的过程分别产生了疑似隐喻,4 是“晦气”“韬光养晦”“晦暗不明”等汉语固定搭配,5 是“晦”相关的固定搭配。从推测的语义来看,「目」的语义并未被提及。因此,2 直接通达到了 4。

之后,3 在转喻作用下,得出了 5 与“晦”相关的固定搭配,融合整理 5 的内容,得到了 4 的“晦气”“韬光养晦”“晦暗不明”等汉语固定搭配。

此外,惯用语「目を細める」被部分初学者推测为“细心”,与上述的「目を晦ます」的推测路径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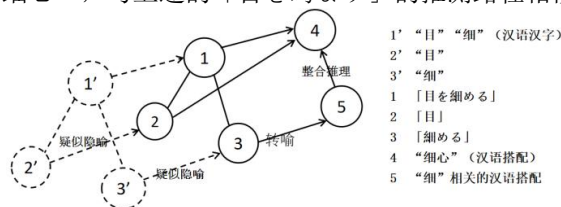


图 10「目を細める」推测义为“细心”的棱柱形图 (笔者自拟)

上述的语义推测状况,都是单纯动词的单线语义扩展,并未与“目”或“目”相关内容产生联系,因此进一步确认结论 2 的可成立性。

情况 2: 初学者由日语动词中的汉字直接联想到其对应的汉语固定搭配,再与“目”的释义结合发生意合。同样是例子「目を晦ます」,部分初学者推测为“看不见”。首先,通过词典明确“晦”的语义,《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中有四个义项,分别为:①农历每月的末一天、②昏暗;不明显、③<书> 夜晚、④<书> 隐藏,这四个义项都没有直接与“目”相关。然而,推测义“看不清”明显与“目”的语义相关,所以,推测义“看不清”是由“晦”的语义和“目”的语义发生意合而产生的,通过观察,可以得出“不清”的推测结果来源于汉语汉字“晦”的第二条词典义项“昏暗;不明显”,初学者通过“晦”字联想到汉语形容词“晦暗”,由汉语形容词“晦暗”的语义引出,用眼睛观察“晦暗”环境的情景,从而推导出了“看不清”这一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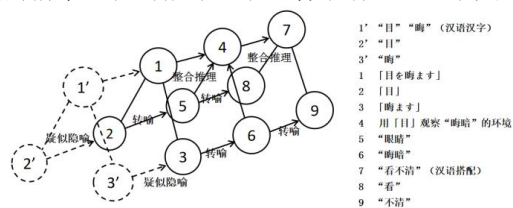


图 11「目を晦ます」推测义为“看不清”的棱柱形图

如图 11 所示,1' 是汉字“目”“晦”,2' 是汉字“目”,3' 是汉字“晦”,1 是日语惯用语「目を晦ます」,2 是日语汉字「目」,3 是日语动词「晦ます」,4 是用眼睛观察“晦暗”的环境,5 是汉语“眼睛”,6 是汉语搭配“晦暗”,7 是汉语固定搭配“看不清”,8 是汉语动词“看”,9 是汉语形容词“不清”。如前所述,从 2' 到 2 的过程和从 3' 到 3 的过程分别产生了不同的隐喻。2、5、8 和 3、6、9 分别通过转喻机制层层递进。随后,整理归纳 8 和 9 的信息,得到了

7 “看不清”的推测义。

情况 3: 初学者混淆了相同汉字的日语动词, 例如, 将「目が覚める」中的「覚める(醒过来, 觉醒)」记成「覚える(记住)」, 于是便进一步把「目が覚める」理解成“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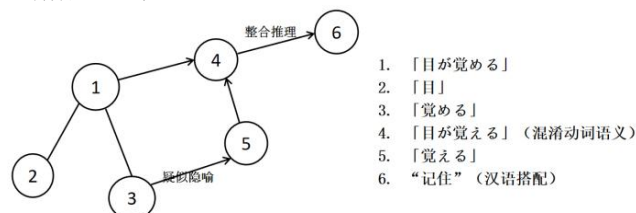


图 12 「目が覚める」推测义为“记住”的棱柱形模式

如图 12 所示, 1 是日语惯用语「目が覚める」, 2 是日语汉字「目」, 3 是日语动词「覚める」, 4 被视为「目が覚える」, 5 是日语动词「覚える」, 6 是汉语固定搭配“记住”。从推测义来看, “目”的语义并未被提及。之后, 3 在疑似隐喻的作用下, 由不熟悉的日语动词「覚める」投射到已掌握的日语动词「覚える」, 4 在 5 影响下, 变成不存在的日语惯用语「目が覚える」, 并进一步整合构造, 得到了 6 的汉语固定搭配“记住”。

情况 4: 初学者倾向于用学过的「单纯动词」语义推测惯用语语义。例如, 「目が回る」被解读为“转动眼睛”, 从初学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日语初学者将“回”字的解释中带入了「回る」所具有的旋转或运动的语义。然而, 通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词典, 可知“回”的义项: 1. ①曲折环绕、②<动> 从别处到原来的地方; 还 *趋向动词。用在动词后面, 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别处到原处、③<动> 掉转、④<动> 答复; 回报、⑤<动> 回禀、⑥<动> 谢绝(邀请); 退掉(预定的酒席等); 辞去(伙计、佣工)、⑦量> 指事情、动作的次数、⑧<量> 说书中的一个段落, 章回小说的一章 2. 回族。可知汉语中的“回”并没有“转动”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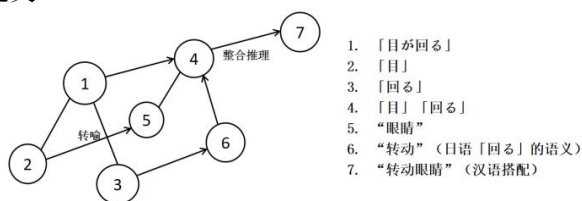


图 13 「目が回る」推测义为“转动眼睛”的棱柱形模式

情况 5: 初学者并不知道简单动词的汉字。例如, 将「目が冴える」中的“冴”与“惊讶”的“讶”或“清醒”的“冽”对应。因此, 初学者将「目が冴える」理解为“惊讶”或“清醒”, 对应图示分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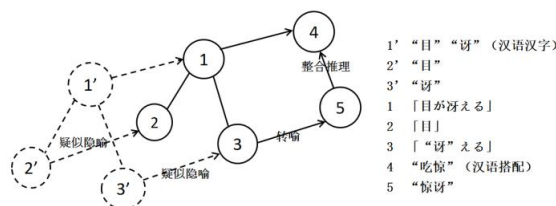


图 14 「目が冴える」推测义为“惊讶”的棱柱形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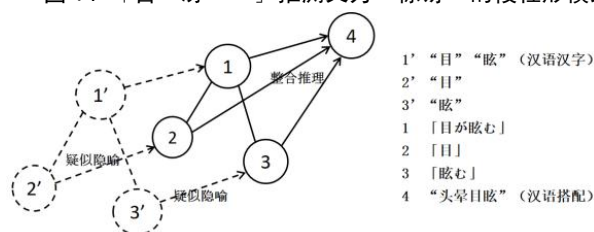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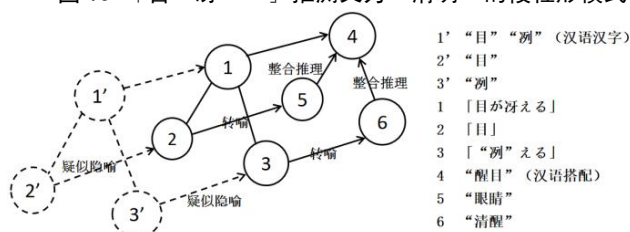


图 15 「目が冴える」推测义为“清醒”的棱柱形模式



4 结语

本文从“目+助词+单纯动词”类惯用语入手, 借助棱柱形模式, 探究中国日语初学者如何推测惯用语语义, 得出结论, 初学者在面对不熟悉的惯用语时, 倾向于通过母语背景中对汉字的把握进一步来理解惯用语语义。其中, 当单个汉字或是不同汉字经过组合, 激活初学者百科知识中的对应词组搭配时, 初学者更容易将词语搭配语义视为惯用语语义。

参考文献

- [1] 刘正光, 周红民. 惯用语理解的认知研究[J]. 外语学刊, 2002. 02
 - [2] 王文斌, 熊学亮. 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 (03): 46-54.
 - [3] 王忻. 认知语言学方法论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研究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 (01): 66-69.
 - [4] 杨波, 张辉. 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 模式、分析与应用[J]. 外语研究, 2008. 05
 - [5] 吴宏. 从认知角度看日语人体词惯用语的语义构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35(04): 21-25.
- 作者简介: 王艺霖(1998—), 女, 汉族, 河南省焦作市人, 学生, 日语语言文学硕士, 单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 研究方向: 日语语言学。